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七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後漢

安皇帝

光元年夏四月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一河西雹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元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元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

巴郡官  
渠人

數糾發姦惡

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

刑人  
之刀

又下龐奮

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字鴻疑

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秋七月地震

郡國凡十三

高句驪王遂成降

初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注俱見前數千騎圍元菟夫

餘今朝鮮東北境古扶餘國地通典扶餘國後漢通馬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

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事在建元已宮死子遂成立

時姚光為元菟太守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陳忠曰宮前無點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空遠使弔問去讓前罪  
款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至是遂成還漢生口詣

元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

九月地震

鄆國凡二十七

雨水

涼師及鄆國二十七

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  
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

賂遺僕從人數百匹

謂總帛也

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

之柄在于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臣願明主嚴天

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

不省

時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志又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廉有不聽今之三公雖

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心常獨不安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累法無例故欺為先宜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汝南黃憲

字叔度汝南慎陽人

卒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任憲亦不拒暫到

史稱憲言論風  
肯無所表見而  
見者稱其深遠  
夫既無表見所  
謂深遠者安在  
雖憲在當時不  
失為高蹈然史  
論實及於虛聲  
者口實皆別白  
觀之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世憲

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于逆旅疎然  
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  
袁閔未及勞問進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  
吾叔度邪同郡哉良才高俗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  
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女問曰汝從從牛醫兒未邪  
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  
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  
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  
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  
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沈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  
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荀淑  
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袁閔字奉高汝南人戴良字叔  
嵩慎陽人陳蕃字仲舉平輿人周舉  
字宣光汝陽人郭泰字林宗太原人

亥癸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注見前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

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

略曰北虜呼衍王常辰轉蒲類

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  
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  
兵五千人賜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豈軍  
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  
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  
塞此下計也蒲類國名今巴里坤城其東部也城  
西北有池即古蒲類海唐人亦名婆悉海秦海章懷  
注大秦國在海西故云交河故城在今土魯番城西



漢車師前王庭地唐  
于此置縣屬西州

朝廷下其議陳忠請于敦煌復

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于是復以班勇為西  
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

此丹陽今  
寧國府是

九月雨水

郡國  
凡五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  
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

恨而去閭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

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

益見怨

時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暉等傾

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  
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廣暉兄弟依  
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貪汙之  
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謹誨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  
郡國三

聘處士周燮

字彥祖汝  
南安成人

馮良

字君郎  
南陽人

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

以羔幣聘之

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  
君獨何為守東岡之坡乎燮曰夫修道

者度時而動動而  
不時焉得亨乎

燮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猶  
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

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于伊和谷于是前

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後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傳首京師事

在四  
年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

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

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

見形向反徒供徭役者

材木各起冢舍

園地震復上疏

略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

胡寅以楊震自  
取殺身在於不  
能決去其說非  
是明哲保身在  
小臣不預國政  
者或以藉口震

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杖柱而已而親近佞臣驕溢踰法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所言轉切帝既

不平而豐等憤怒

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殿周哲

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

及帝東巡太尉

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

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

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于

即欲去亦當在  
未為大尉時否  
別國之三公猶  
不知塞塞匪窮  
之義可乎故謂  
震不能有強變  
之才則可謂震  
不能有引身之  
智則不可

是柴門

柴塞其門也

絕賓客豐等復惡

烏路反

之令耿寶奏

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

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如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

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

因飲醖而卒

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皆遣

吏于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時為隕涕

移姓齊公子雍食邑于移其後因

以為氏代郵行書代

驛史傳行文書也

夏四月閭中

秦縣今為四川保寧府治

山崩

以耿寶為大將軍

秋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

主飲食者

酈吉

等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閹后讒太子帝怒召

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

字伯珍

曾孫與太常桓焉

字叔元  
榮之孫

廷尉張皓

字叔明

健為武陽人留侯良之後

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

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

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

德陽殿西鐘下

來歷乃安結先祿勳祿詛字正劉倬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邱弘陳光越

代施延天中大夫朱佺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久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共為謹諱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佛然庭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處國事固得輒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令見德陽殿章懷注在北宮掖庭中西鐘下西廂下懸鐘之所也鴻都門北宮門名閻邱複姓左傳齊有閻邱嬰

庚申晦日食



地震

京師及諸郡國凡二十三

大水雨雹

郡國凡三十六

五四年春二月帝如宛

三月戊午朔日食

帝崩于葉

注見前

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

年三十二

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

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

車

所在上食問起君如故

馳歸四日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

王

名壽章  
帝子

子北鄉

濟北  
國邑

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

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羣僚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鴈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

自殺豐及謝暉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于是顯

以弟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並處權

要威福自由

葬恭陵

在洛陽  
縣東南

賀善贊曰安帝即位所書羌夷盜賊災變世道可知  
徒聞仰仗臣厚無母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  
乎

冬十月越雋山崩

北鄉侯薨

尹起莘發明北鄉侯已即位而不書崩不成  
乎君也不成乎君而書薨既臨大位異乎羣

臣也

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

守

十一月地震 京師及郡國凡十六

中黃門孫程 涿郡新城人 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 是為孝順帝 誅

閹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 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懼孟叔

李建王成張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代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皆載單衣為誓 謀立濟

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

積為省內所服脇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 時年十一 台

鄭衆孫程並以閹人定策封爵漢祚日替此一大閹鍵黃門之禍何待後日始見耶

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寮使虎

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

閻顯詩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

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殺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許諾辭以兵少顯使

與樊登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叔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求景送廷尉獄

即夜死

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

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

後漢孫屬日南郡

遷太后于離宮又

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擢

程為騎都尉

詔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殺詔問此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儀施延陳

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而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初閻顯辟崔瑗為吏瑗以北鄉立不以正知顯將取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曰沈醉不得見乃告長使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會顯取瑗坐片門人蘇祗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禪謂曰弟聽祗上書禪請為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嗣之子

###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

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

震墓在今陝西潼關西大道北

遠近畢至

有大鳥高丈餘集震輿前俯仰悲鳴葬里乃飛去郡以狀聞帝感震忠臣後以中孚

具祠之時人立石

圖鳥像于墓所

### 孝順皇帝

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

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延光四年曰曷暇常欲殺

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

事具見前

怨母隔絕後感

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閭新誅  
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  
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率羣臣  
朝覲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邠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  
乃安

皇太后閻氏崩

合葬  
恭陵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賢將七千餘人戰于臨洮斬千餘級羌請率種人降



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

秋八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

左雄

字伯豪南  
郡涇陽人

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阿  
黨權貴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  
官側目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  
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  
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

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頌

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又言聞之君立召伯玉而膏之子瑕而退之

又案

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樊豐幾亡社稷

事見前

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

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孫程張賢等乞見曰虞詡盡

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

古今注曰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季郗上書曰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宇歷天市梗河指樞槍

梧十六日入紫宮迤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恭陵天  
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如占恐復有居帝旁耗亂政事  
者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

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

帝乳母  
宋城

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

帝疑于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梵車  
訢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赦出詡徵拜議郎  
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  
樹恩為賢盡節為愚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

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徙封遠縣

程徙封宜城侯

因遣十九

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儀

字彞卿壽春人

是年二月李

命免儀代

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

如道路天折使上有殺功臣名宜急表之儀乃諫帝

從之復故爵土

三年召程還京師陽嘉元年卒

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初帝母李氏為閹太后所害事見前瘞洛陽城北至是

左右白之帝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恭陵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

先是班勇誅斬東且彌

西域國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

王更立其

種人為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

徙居枯梧河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

攻之于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兩道擊之朗先

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

釋代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

雀闕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後卒朗亦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以許敬

字鴻卿  
平輿人

為司徒

朱儀罷  
敬代

敬仕于安和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  
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重之

聘樊英

字季齊南  
陽魯陽人

為五官中郎將

英善星算推步災異隱于壺山

章德注山在鄧州新  
城縣即張衡南都賦

自古求才必先  
行實其有因其  
虛名相尚遂以  
高爵收之者衆

漢自嚴光後知  
相無諫競以隱  
逸為高釣名伴  
進者得因而中  
之范史於樊英  
入方技不入隱  
逸殊為有見

所云天封大狐是也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皆不行

安帝初徵為博士建光元年與孔喬

字子松宛人

李昂

字子

然都人

郎宗

字仲綏安邨人

楊倫

字仲理東安人

王輔

字公助安陸人

等同徵

不赴至是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  
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乃設  
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  
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  
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

志及後就聘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以處士楊厚

字仲宣廣漢新都人

黃瓊

字世英香之子

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

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

字子堅郿之子

以書遺之曰語

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

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

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亦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

數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

因少好學以父郿為司徒因改姓名杜策歷驢負笈



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  
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弟子也

戊辰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己巳四年春正月帝冠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  
陽太守文龔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安帝永初五年從至是復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

鄭吉屯渠犂班  
起屯疏勒皆出

塞二千里是  
繕邊防正以衛  
內地豈有三郡  
逼近西京轉可  
移民避寇者况  
郡縣既空適足  
逞戎馬之足直  
揖盜耳

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  
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  
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言無蔽障宜開聖  
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徒者各歸本縣繕城郭  
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  
周數年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吳郡人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章帝子開封河間王開卒子政嗣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

史沈景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  
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  
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  
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  
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  
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奸人奏按其罪出寃獄百  
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  
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  
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左雄  
亦以為言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士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

名媯 梁氏侯商次女 恭懷皇后弟雍之孫

為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僕射胡廣

字伯始南  
郡華容人

等上疏曰岐嶷形于自然倪天必有異表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  
斷之聖慮帝從之后少好史書選為貴人常特被引  
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  
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立以  
為后

夏四月以后父商

字伯夏

為執金吾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

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

章懷注  
儒有一

家之學故  
稱家法

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

顏淵子奇

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  
齊君使主東阿何縣大化

自可不拘年

齒帝從之

時廣陵所舉去歲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  
之對曰詔書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

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聞  
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雄公

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濟陰太守胡廣

先是  
廣駁

雄所奏乞宣下百官參其同  
其帝卒從雄奏出廣為太守  
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

黜惟陳蕃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

陳球

字伯真下邳淮浦人

等三十餘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

得其人

雄又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

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謂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己安民為劣弱監司項背相望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從省民各寧其所矣帝悉從之而宦者不便終不能行

癸酉

二年春正月徵郎顛

郎氏魯越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顛字稚七安邨

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因條便宜七事

一園陵火災神聖驚動而

宮殿官府歲時未積使更修造願校計繕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往無佐國之實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春早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榮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入玉井恐有毛冠宜為備禦六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宜恭己內省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司徒居位陰陽多謬異人同咨宜黜司徒以應天意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于時三期宜大蠲法令去奢就儉除煩為簡舉方正徵有道開不諱之路園陵火災



陽嘉元年恭陵百丈廡災軒轅十二星后  
妃所居天苑注見前五井參星下四小星復上書薦

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為  
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  
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  
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  
侯左雄上書諫曰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

惟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懽快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商讓還冀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

至重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

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

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言被譴名諱尚書傳呼從步

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士對策

李固

衛尉賈建舉固

對曰漢興三百餘年豈無阿乳之恩然

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

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  
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  
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  
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  
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同之中臣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權尊  
勢重宜擇其人以毗聖政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  
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由此言之

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裁置

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

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時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鄉人皆對策上以固為第

一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

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大

司農黃尚字伯河南郡人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

出為維令棄官居漢中阿母後竟坐構奸誣罔收印

綬還里舍

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為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造候風地動儀詩

皆服其妙

胡三省注蔡邕曰

言天體者三家一曰

司辭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

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衡靈憲序曰在昔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原先準之于渾體是為

正儀故靈憲作與又衡本傳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

道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如有地動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響雖一龍發

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乃知震之所在書典所紀未之有也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風案

之段恭

廣漢上計後

上疏曰太尉參極忠盡節不能曲心

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  
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  
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  
酒會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  
異免

甲 三年夏五月旱

時春夏連早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消變之術

周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革政崇道  
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  
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  
忠正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  
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稽古率舊勿  
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乙亥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御史張綱

字文記  
皓之子

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甚



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  
故家給人足而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以后父商為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  
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巨覽

漢陽人

陳龜

字叔珍上黨注氏人

為掾屬周舉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

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

怪屢見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

立明公踵伯成之高

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

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為太尉

龔深疾宦官擅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

龔罪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于梁商曰王公以堅  
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搆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  
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  
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云善人在患飢不及  
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以后兄冀為河南尹

冀嗜酒佚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  
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

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  
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  
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  
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進  
為武陵太守討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  
安

百世師非聖人  
不足當之即大  
儒通內外學亦  
難語此况未既  
其實乎可聞不  
可見是仍定其  
相高耳上以名  
求下以名應時  
政可知已

丁丑二年夏四月地震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

字高卿  
雄之子

不至

真博通內外學為關西大儒會帝西巡田羽薦之前  
後四徵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  
身難得而見可謂百世之師矣

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帝還宮

戊寅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以祝良

字師卿長沙臨湘人

為九真太守張喬

南陽人

為交趾刺史

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先是象林蠻區

注也豈保反又烏侯反

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

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

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侍御史賈

昌討之歲餘不克

事在二年

百官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

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其不可而請任祝良張喬

曰荆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  
擾動不可一也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  
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溫暑如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  
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堪  
復鬪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  
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尚不  
計將吏驢馬之食致費若此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  
亡者衆不足禦敵當復更發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  
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苦四州之卒赴萬  
里哉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誘  
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發以兵付刺史張喬  
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  
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  
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壹夷使自却攻  
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  
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波

虜之功皆  
可任用

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

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

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

故冀州刺史

任將帥直嘗坐贓罪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

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

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

事見晉語

今君不以



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時宦者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

春秋鄭稱公子于良後以字為

氏清儉退厚無所薦舉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禁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知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己卯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黃門曹節南陽新野人等用事遣子冀及不疑與

交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沛國譙人孟賁圖廢立

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

帝聞震怒收逵等下獄悉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

商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

非所以順迎和氣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

之

梁商請免連染  
無辜者或予之  
不知商素令其  
子與曹節輩交  
好深究中官必  
有及己之患故

欽定古今其獄不  
得謂之保全善  
類也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馬賢擊燒當羌那離等斬之

先是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

在事

陽嘉四年時詔拜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羌賢復發隴西吏

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又進擊鍾羌且昌等諸種俱

詣涼州降

事並在陽嘉四年

已而燒當那離等寇金城塞賢

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

吏民

事在永和三年

至是賢將湟中義從兵掩擊那離斬之

徵賢為弘農太守

庚辰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

左部匈奴王名

等反詔度遼將軍馬

續招降之

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

注見前

殺長吏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  
擊破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  
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

者遂更狐疑龜坐免梁商上表曰馬續素有謨謀典  
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  
示購賞為明約期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乃詔續招降叛虜

商又移書與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交鋒接夫決勝當時戎狄之

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  
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

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于是右賢王部柳鞬等萬三

千口皆詣續降

是秋九月匈奴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

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五月己丑晦日食

己辛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者為東羌若隴西漢陽金城塞外者為西羌

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

園陵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涼刺史

梁尚謂之

曰戎狄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機等虐刻多所擾發

羌遂復反

事在五年

帝命馬賢討西羌梁商以為賢老不

如大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馬融

時為

武都太守

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

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

千里聽聲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又聞吳起為將

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

侍妾事與吾反臣懼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

叛之變也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

必敗上書言狀帝皆不從至是果敗

賢及二子皆沒封賢孫承光為

列三月武都太守趙沖擊破鞏唐羌詔沖督河西四

郡兵

時郡將以皇甫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羌遂退卻規上疏曰羌戎潰

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徽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徽功退不能溫飽以全命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與趙沖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羌遂寇北地轉寇武威帝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命張喬行車騎將軍亭將兵屯三輔明年羌降乃罷軍屯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梁高祖歿莫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覆轍東漢之不為梁氏竊者幾希即藉宜者誅莫實採人抱薪之為非曲突徙薪之計也

商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軼益朝廷死何可以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卒請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弟冀之為河南尹

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辛亥朔日食

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  
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固  
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固奏南陽太守  
高賜等賊檄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  
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  
歷年郡兵常千乂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  
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

散

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

遣舉及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周栩馮羨張綱樂巴字叔元魏郡內

黃人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輿服志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

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郡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

亭曰豺狼當道安用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

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

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官親黨事皆寢遏侍

御史神曷

字景伯洛陽人

復行按舉乃更考正其罪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喬奏梁氏親黨陳留太守

梁讓等皆免之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

思亂民非敵國  
比雖面縛歸降  
亦不可違貨也  
從來反側不常  
多為受欺之言  
所誤故綱從末  
轉嬰衆復叛明  
季於張獻忠諸  
賊軌以受撫為  
名自貽伊戚非  
炯鑒歟

徐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  
門罷遣吏兵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出拜謁綱譬之  
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  
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願以刑  
罰相加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  
服天子震怒則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  
利害其深計之嬰泣下曰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  
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網論功當封冀逼之在郡一歲

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送至犍為負土成墳是時

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雖陽令任岐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岐為令能選用人才各盡其用發奸不旋踵民間不畏吏雖陽大治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吳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贓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振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

振私贓民錢市衣違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即實原其情有具

罪可年仍以衣  
遺之民則何辜  
事出好者不可  
為訓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任峻渤海人蘇章  
字孺文扶風平陵人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未

癸二年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

字伯寫扶風茂陵人遣人

刺匈奴吾斯斬之

元年秋吾斯復反與真鞬臺者且渠伯德等掠并州

王暢

字叔茂  
龔之子

薦寔于朝以為中郎將寔募人刺殺吾

斯送首洛陽明年進擊餘黨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

寔降詔書褒獎賜錢十萬

時匈奴兜樓儲先在京師  
明年遣之歸上親臨軒授

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  
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觥百

戲立為呼蘭若  
尸遂就單于

### 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壞敗城寺  
民壓死者甚衆

### 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  
四科帝從之



中甲 建康元年春趙沖討羌戰沒

先是趙沖為護羌校尉擊燒何羌

燒當別種

破之于是諸

種前後三萬餘戶悉降

事在漢安元二年

至是沖追叛羌遇

伏戰沒而沖前後多所斬獲羌亦由是衰耗

封沖子為義陽

亭侯明年左馮翊梁並招誘叛羌離湍狐奴等皆降隴右復平

夏四月立子炳為皇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暲監其家中常侍高

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

中常侍承帝命  
台太子恒事也  
种暲即有所疑  
隨去可也而乃

手劍當車是儀  
然以父子為敵  
國無諾不供之  
謂何史家方譽  
以為臨事不惑  
可謂無識矣

未決曷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  
詔信何以知非姦邪梵辭屈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  
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  
善者良久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討之

帝崩太子炳即位

是為沖帝  
時年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

在雒陽縣東北

史臣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莫不矯鑒前遠審識情偽無志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何其儆僻之多歟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御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

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冬十一月九江盜馬勉稱帝于當塗

注見前

勉稱皇帝其黨徐鳳稱無上將軍建年號置百官

羣盜發憲陵

孝沖皇帝

乙  
西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列侯到乃發喪李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

孝王慶嗣孫  
延平之子

及渤海王

名鴻樂安夷王寵  
之子考夷王寵

之父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伉卒寵嗣封千乘延光中改國樂安卒子鴻嗣鴻生縉即質帝帝既立梁太后始

徙封鴻渤海北云渤海者蓋史臣追敘之文

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

迎纘入即位

是為孝質帝

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

蒜父延平亦樂安夷王之子鄧太后以嗣清河

王蒜為人嚴

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時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

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

計鑒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

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葬懷陵

將卜山陵李固以寇賊軍興費廣帝尚幼小可起陵  
于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

字叔輔北海劇人

擊馬勉范容等斬之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

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俱敗沒

博求

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

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遂破斬馬勉及徐鳳范容等

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時張嬰復反廣陵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撫皆

破斬之于是東南悉平  
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和州

歷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安帝承襲  
統業而前世命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  
序今其正之

孝質皇帝

丙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  
戊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閏六月梁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蠶吾

後漢

侯國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博野縣

侯志

章帝曾孫

入即位

是為李桓帝

太后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

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

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

其事泄大惡之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字志

伯蜀郡成都人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御廣

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  
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乃召百官入  
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  
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  
不為禮由是惡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  
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  
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長可保也

章帝生河間王

開開生平原王翼翼以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  
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因徵到夏

門亭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知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  
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  
策免固迎蠹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  
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戒梁冀曰願將軍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  
師傅宜得小心忠厚之志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  
樂巴等冀不能用

秋七月葬靜陵

在雒陽縣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螽吾先侯曰孝崇皇

冬十月尊母匡氏

匡同偃臯陶之後以姓為氏

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

丁亥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夏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中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不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  
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  
為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  
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益州

刺史神高糾發其奸冀恨高因以他事臨之李固上  
疏伸理太后赦高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  
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  
又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贓罪不用至是立后  
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由是日忤冀  
九月京師地震策免太尉喬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

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侯徙桂陽

蒜自殺

後梁冀惡清河名改為甘陵

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

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劉文陵

人劉鮪魏郡人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暉殺之蒜

坐貶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固喬云與文交通收固

下獄門生王調渤海人貫械上書趙承河內人等數十人

亦要鐵鎖詣闕通疏太后詔赦之京師市里皆稱萬

歲冀聞之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長史

吳祐爭之不從時馬融為冀作章奏祐謂曰李公之

罪成于御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

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

固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

漢室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宜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得書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

亦死獄中

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如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

與董班俱往臨哭守尸十日不去喬故掾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趙承與固弟子七十二人論固言迹為德行一篇吳祐亦自免歸卒于家郭亮字恒直朗陵人董班字季宛人楊匡字叔



康陳  
留人

戊子  
二年春正月帝冠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  
明年三月復還北宮

己丑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震顯陵寢屋

秋七月廉縣  
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  
雨肉  
續漢志肉似羊肺或如掌五行

當時亂政自是以名天變然而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續漢志

志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是時梁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寃之

引羊禍由於杜  
誅李固杜喬云  
云可知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天市垣二十四星在房星東

九月地再震山崩

前朗陵

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

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徵

拜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

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所舉

對策

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莅事明治稱為神

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

之八龍

靖字叔嗣少有俊才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汝南許章曰慈明外朗叔嗣內潤潁川又為

荀涑偶欲何至  
上應象緯史家  
何好失誣類此  
者不少

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陳寔嘗詣淑寔使子紀  
將車謀持杖後從孫羣年小載于車中既至淑使靖  
應門爽行酒餘六龍下食孫或小坐于膝前是時太  
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紀字  
元方諱字季方羣字  
長文荀彧字文若 潁陰令苑康 字仲真海重合人 命其里

曰高陽里淑卒年六十七歲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

喪二縣皆為立祠淑兄子昱為沛相昱為廣陵太守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昱後共實

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昱亦禁錮終身 昱字伯條昱字元智

庚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合葬憲陵

三月封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壽善為妖態

壽作愁眉啼粧墜馬髻折腰步齟齬笑

冀寵憚之冀愛監

奴秦宮出入壽所

壽見宮軌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

刺史二千石

皆謁辭之

冀壽對街為宅彈極土木起兔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

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

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

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于冀曰將相大臣均體元

首豈可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

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

外解人惑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  
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為要職欲以自  
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  
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  
稱他客蕃答殺之  
坐左轉修武令

夏五月尊博園區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字處沖蜀  
郡成都人劾大將軍

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勅羽

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

不疑本與冀為昆弟曾斥張陵

之幼冀而史家

又謂其好經書

不與冀和是日

相矛盾矣且李

固下獄乃馬融

所草其倚冀為

自固之計者巧

矣豈有小忤冀

意即不免竄謫

者當時記載實

不得謂之皆信

也

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

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

不疑好經書喜

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辭

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

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

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髡答徙朔方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

不疑子時年十六

府舍是日大

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上疏曰臣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般遊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絃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

章之謀前漢書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

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

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黃瓊留之拜光祿大夫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

字子真一名台  
字元始駟之孫

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

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

其略曰凡天下所以不  
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

久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慾不恤萬幾或耳  
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  
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  
智士鬱伊夫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  
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審于為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  
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  
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監蓋為國  
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  
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  
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  
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



險傾方將拊勒鞅鞞以救  
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司馬氏先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  
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  
于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  
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斯  
不易之常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勲德宜比  
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

合食四縣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  
不名禮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  
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  
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壬辰二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后匡氏崩合葬博陵帝父  
孟蠡吾侯之墓也

帝舉哀洛陽西鄉以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王侯以下

皆會葬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

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匡氏無在位者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京師地震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

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  
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  
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  
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字子奇潁川定陰人等數千人詣

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

桀跖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

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

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

上疏稱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甲午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朐山

在今江南海州南上有雙山朐峯如削俗呼為馬耳山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時盜賊四起陳留李堅自稱皇帝

事在建和元年

長平陳景

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南頓管伯稱真人圖舉兵事俱

在建和

扶風裴優

裴氏非子支孫封鬻鄉因以為氏其後去邑從衣

亦稱皇

二年

帝

事在和平元年

俱伏誅至是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

等復反叛殺長吏

乙未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真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

字然明敦煌酒泉人

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真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

聞之即勒兵出軍吏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  
遣將王衛招誘東羌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  
相率與真共擊真鞭等破之伯德將其衆降羌豪遣  
兵馬二  
十匹金鑲八枚真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廢  
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貨財  
為羌所苦及真正  
身潔己無不悅服

丙  
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弛法禁平曲  
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

前注見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

北拒丁零

注見前

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

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

度遼將軍

膺為校尉時鮮卑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

膺到邊羌胡

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還之

以韓韶

字仲黃潁川舞陽人

為羸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秦安府萊蕪縣

長

公孫舉等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



戶歸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

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

字季明長社人

陳寔皆嘗為縣長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淑事具前

皓少以篤行稱公府辟林慮長不就與荀淑並為士

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

可師

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俱有聲名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嘗言瑾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卓白瑾以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

怨本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寔為太邱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

長修德清

靜百姓以安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  
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人亦竟無  
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遣中郎將段熲

字紀明武威姑臧人

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

帝以東方盜賊昌熾命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才者司

徒尹頌

字公孫鞏人

薦議郎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公孫舉

東郭竇等大破斬之餘黨皆散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酉 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

居風

漢縣屬九真郡

人朱達誘蠻夷反太守兕式討之戰歿

遣九真都尉魏朗

字少英會稽上虞人

擊破之

後延熹三年餘寇復反詔以夏

方為交州刺史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夏方九江人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  
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蓋民

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  
言鑄治之便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猶不能足無  
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  
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片遠呼使愁怨之  
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戊戌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于

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秋七月雲陽地裂

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  
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  
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  
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

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  
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  
帥不忠聚奸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  
守去斥奸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

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

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  
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  
詔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

以億計後梁冀暴虐日甚冀與龜素有隙徵還龜上  
疏請誅冀不省遂不食而卒

以張奐為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

坐帳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

匈奴別種名

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以种暠為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

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  
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己亥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氏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

全者帝益疎之憂恚而崩

葬懿陵後梁冀誅廢懿陵為貴人家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  
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  
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  
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乘輿乃  
其次馬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吳樹

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奸蠹比  
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而  
多託匪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  
還謁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  
謁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  
曰臣聞四時之運成功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至災今  
大將軍位極功成宜遵懸車之禮若不抑損權盛將  
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笞殺之太原郝絜

胡武與著友善冀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絮知不免仰藥而死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承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琦冀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作外戚歲以諷冀殺之

命帝頗不平鄧香

和熹皇后從兄子

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

適孫壽舅梁紀壽引其女猛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

猛為己女時猛姊婿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宣乃使

刺客殺尊而又欲殺宣遣客登屋宣家覺之馳入白

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

河南人

具

漢紀作貝瑗

元城人

唐

衡潁川人左悺

平陰人

徐璜

下邳良城人

等成謀誅冀冀疑之

乃使黃門張憚入宿以防變瑗收憚請帝詣前殿使

尚書令尹勳

字伯元河  
南鞏人

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

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廢騶虎賁羽林都候

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

印綬冀壽皆自殺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

韓續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

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園囿以

業窮民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即猛也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超及徐璜具瑗左官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

五侯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

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

字孟博  
征羌人

滂少厲清

和帝誅竇憲而封鄧眾順帝誅閻顯而封孫程桓帝誅梁冀而封單超等其帝自相倚仗至竇武何進被殺則外戚直在官官掌權之中矣太阿劍持勢難不立故西漢亡于外戚而東漢亡

於官可不戒  
哉

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

下之志守令贓污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及為太尉掾

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贓  
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

舉強  
言也

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深為民害者

徵處士徐穉

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

姜肱

字伯淮彭  
城廣戚人

韋著

字休明扶  
風平陵人

表闕

字夏甫  
安元孫

李曇

字雲潁川  
陽翟人

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元纁徵之不至穉家

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

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

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

友聞同被而寢嘗詣郡縣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

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

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

焉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悟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

獨行為法卿聞  
不失佳士至彼  
盜幾於殺身猶  
隱情若此則實

矯枉之公惡之  
止使出爲民生  
亦姑息養奸可  
子

勞以酒食而遣之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著隱居教授

不修世務閭家世貴盛苦身守節以耕學爲業墨少

喪父繼母酷烈事之彌謹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

珍味必先以進母鄉里宗其孝行

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

山陽防東人

等爲列侯殺白馬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

令李雲

字行祖甘陵人

弘農掾杜衆

袁紀李雲下獄

事在三年范書在二年  
綱目因之今依綱目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親屬皆為列

侯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誅梁冀

功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

安平人

等八人

為鄉侯自是權勢全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

擅今以罪行誅猶名家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



小人論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

疏請皆坐免黜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管霸亦言雲衆狂慙

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

邪遂皆死獄中後黃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

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海內傷懼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與梁冀共構姦執臨

莫當誅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  
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以陳蕃為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

謂二十八宿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博賞至乃一門之

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

傷五六人不聊生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

不可貲計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

采女數千所出  
僅止五百左右  
無功降封侯為  
鄉侯如此調停

所謂月攘一雞  
之類觀水旱十  
傷五六不問一  
議張官其義自  
見

因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為鄉侯

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

種字興先倫之曾孫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

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洛陽匡密令突

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方等無罪舉由單匡乞檻車

徵匡考覈其事則奸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

左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

後種以久旱赦出皇甫規等訟之再徵乃到拜太常

以爰延

字季平陳留外黃人

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

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

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為善可以為非帝曰敬

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

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

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

與之對博上下媿黷有虧尊嚴夫善人同處則日聞  
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佞之臣納  
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矣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騰錄監生臣李邦燮